

天不言而四时行，地不语而百物生。

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文化的瑰宝，一年之中物候的变化都与节气密切相关，大寒是二十四节气中最后一个节气，每年1月20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30°时为“大寒”。这时寒潮南下频繁，是中国大部分地区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期，北方风大、低温，地面积雪不化，呈现出冰天雪地、天寒地冻的严寒景象。

俗话说：“花木管时令，鸟鸣报农时”。花草树木、鸟兽飞禽均按照季节活动，因此它们规律性的行动，被看作区分时令节气的重要标志。古代将大寒分为三候：“一候鸡乳，意为鸡提前感知到了春天的阳气，开始孵小鸡。二候征鸟厉疾。说的是鹰隼之类

的征鸟，正处于捕食能力极强的状态中，盘旋于空中到处寻找食物，以补充能量抵御严寒。三候水泽腹坚。则指水域中的冰一直冻到水中央，而且冰层最结实、最厚。

古时人们认为寒至极处，物

极必反，坚冰深处春水生。因此大寒虽是天气寒冷到极点的意思，却也一年之“运”“气”循环变化的起始。过了大寒便是立春，即迎来新一年的节气轮回。

俗语曰：“十里同乡不同俗”。母亲是陕西人，幼时一碗腊八面是我们的饭。每逢腊八，天还未亮，手巧的母亲便操起擀面杖叮铃咣啷，拉扯成长条的面放入红豆熬的汤，萝卜、豆腐、鸡蛋、肉的臊子，满屋浓香弥漫。面条细长，情深意长。无论是腊八粥，还是腊八面，母亲总会用最怀旧的味道，寄托对儿女归家的期盼。往年腊八年近，母亲总会来电话问：“什么时候回家？”今年她不再催促，新冠肺炎疫情当前，她欲言又止，末了只说一句：“能平安回来最好。”我们准时返家，因为有家，才有了深深的牵挂；因为有家，才有了灵魂的归属。与家人平淡相守、幸福相伴，才是世间最暖的天伦之乐。

即将过去的庚子年，漫长又坎坷。惟愿寒至极处，物极必反，坚冰深处春水生。

飞雪迎春 李陶(安徽) 摄



请给春天一个拥抱(组章)

黎均平(四川)

◎春天不适合流泪

风，以懂得你的方式吹。

风一吹，嫩芽新枝就像从心底长出来，你的眼里，风景便开始荡漾，并一步步接近生动。

阳光在不断变换口气，一如幼儿园里暖心的阿姨。阳光之下，世界纯净的本质坦露无遗，季节的童真孕育蓬勃。

没有星星的夜晚，季节比较低调。在星星隐没的路口，月亮才能显摆。

莺歌和燕舞结伴，显然是一种隐喻。预示一种方向，季节可以在长了翅膀的发条上流淌。

春天是有脚的动物。无数有形无形的脚，总能跟上你的步调，熟悉的体温弥散开来。

春天悄无声息地来。你的眼泪甚至来不及流出，就被春天的善意劝退。

在春天，不要轻易流泪，我们把努力留给赞美、欣赏，或者深深的默契。

让春天自己表达。春天的话语字正腔圆，美如天籁。

我们只需要甘居一株小草的站位，对春天保持仰望。

◎春天会信守承诺

我深信，春天会信守承诺。

正如我深信，太阳会定时地升起来。

春天的翅膀已然打开，飞翔的天空已然准备妥帖。

我以禾苗般的眼神望向盛大的春天。

我在等待，一场精心布局的雨，把春天的精魂送达。

所有的天寒地冻都经历过冬的铺垫，都是春的序曲。铺垫之后，前进的道路不再坚硬。

脚步可以放轻放慢，最好保持闲庭信步的姿态。

我渴望在一次春暖花开中释怀，在一阵和风细雨中醒悟。

我和春天暗中约定：她在，我在，彼此在。

以远见超越未见，让承诺成为最长情的友谊，让彼此从容地打开，优雅地相伴。

◎只把春来抱

请给春天一个拥抱。

就当是一种盛大的礼仪，就当是一次积蓄已久的喷发。

请给拥抱的臂膀以更大的力量，请给冻僵的心灵以更持续的热度；

请闭上享受的眼帘，请把思想放归自然；

请收藏每一声鸟鸣，请品鉴每一缕花香；

请用衣襟兜住柔软的风，请拂起清冽的山泉洒向饱经风霜的面颊；

请对着天空大声呼喊，请随着春草一起摇曳；

请抓住春天的每一样事物，抱紧，再抱紧。

请让春天成为怀中永远的新娘。

请忘我地将自己轻轻放下。



打春

米丽宏(河北)

今年，春打“五九”尾，交节时刻为22点59分，那时夜已深沉，像老杜笔下的那场喜雨，春，不声不响地潜入夜，绝不惊动你。

立春了，在广阔的北方大地，也许你觉察不出她带来的变化：东风未启程，河水未解冻；蛰虫还躲在大地深处酣睡。古人描述立春第三候“鱼陟负冰”，此时地气上升，鱼浮到水面游动，因水面还结着冰，人在岸上观瞧，仿佛鱼背着冰在游动。这幽微有趣的细节，也须等一阵子才能看到。

但不会耽搁太久的。春，是一个温柔而坚定的承诺。承诺落地，就好比鸟开始飞、河开始流，前进的力量无人能抗拒。不光是春，整个大自然都是承诺者，树承诺花，花承诺果，果承诺种子……而春天承诺的是万物。她不偏向谁，也不薄待谁。她让风吹遍每一个角落，让阳光洒遍每一个门庭。一蓬野草枯掉了，她会慢慢将它暖青；一只蚊蚋冻僵了，她会轻轻将它唤醒。硬邦邦的土地，慢慢酥融过来；亮闪闪的冰凌，会化成哗啦啦的水声……不用急着去寻，春就源自你的内心，心思敏锐、热爱生活的人总能觉察到她的细微行踪。

立春又被唤做“打春”，一个“打”字，贴切地形容了春带给我们的心灵震动。

这个打，是打招呼的打。春，踩着冬的尾巴姗姗而来，带着善意的问询，像一载未见的老友，款款道：“喂，你好呀！”

这个打，是打草稿的打。万物生机曾被寒冬收藏，世界成了一张空白的稿纸。春天挥动她的笔：涂一抹黄，是软软的回暖的泥土；添

一绺青，是溪水流淌的姿势；画几只小虫，打着哈欠、伸着懒腰，爬出洞口，跌入南风里。

这个打，是老农打鞭花儿的打，“啪”地一响，惊动了槽边的卧牛，牛眼一亮，闪出春天的润泽；“哞——”一声，抖落了一冬的慵懒。

当然了，“打春”在旧时还是一场盛大的仪式。立春一过，人们便砍桑、搭架，着手准备：以桑枝为骨架，冬至后，以土和泥，塑于“骨”上，成牛样。这就是“春牛”。

立春当天，皇帝主持仪式，百姓们盛装而出，用彩鞭鞭打“春牛”，祈求一年的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“春牛”被打得越碎越好，抢上几块，捧回家，吉庆的春意也就被带了回来。

一场隆重的“打春”仪式过后，那“春牛”的碎片，像一粒粒春的种子，四散开来，用一股诗意与俏皮，引燃整个春天。

也许，“打春”后还会下雪，但那雪已是春雪，心肠软，姿态柔，容颜温润；别看地上一堆，树上一垛，太阳一出，就把持不住，甜甜地化掉了。

也许，打春后，河流还会结冰，可那冰，是润泽的、澈澈的，像故作生气的情人的眼波，一点温存，就消融了。

至于人呢，明明温度在升高，为什么还要喊“冷啊冷啊”？那是因为体内的热力升腾，毛孔舒张，反抵挡不住这料峭春寒了。

春天看到人喊冷的模样儿，“噗嗤”一下笑了。这一笑，就笑出了遍地春草满枝芽、漫天风筝千树花。此时，春天就真真切切地站在你面前了。

咬春

周铁钧(辽宁)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家还住大山深处的小村。时进腊月，父亲就要找来旧木板，钉两个二尺余长、半尺多宽的木匣，填满黑土，一个密密麻麻地插满蒜瓣，另一个栽上韭菜根，浇足水，摆在阳光充足的窗台上。没几日，韭根、蒜瓣就拱出新芽，不到半月，就长起盈尺高鹅黄的蒜苗、葱绿的韭菜，窗外天寒地冻，窗里一派生机盎然。

立春这天，母亲早早起来，先把蒜苗、韭菜整整齐齐地剪下，洗净切段，再切肉丝、酸菜丝，将生在盆里十几天的豆芽儿捞出控干，把麦面和匀饧好，就燃起铁锅大灶，先烙薄饼，而后旺火爆炒蒜苗、韭菜等，等这些美食摆上桌，先在饼上薄涂面酱，放一撮炒菜卷起来，称为春卷，吃一口就谓“咬”春了。我卷的春卷总是松松垮垮，咬一口就散开，弄得满手菜汤。母亲的“卷”技高超，卷的春卷饱满紧实，咬到最后也不松散。

那年月暖棚极少，天寒地冻的季节，市面很难见到蔬菜，大多人家只能“咬”土豆丝、酸菜丝、豆芽等，而我家的餐桌上摆着青嫩的韭菜、蒜苗，鲜香四溢。就连当时在市里读书的表兄，也要在立春这天坐几十里的班车，来我家享一顿美餐。

村里年岁最长的老秦爷掉光了牙齿，咬

不动弹韧的春卷，就在残火暗红的灶膛里埋几根红薯或胡萝卜，直烧到皮焦瓤软，扒将出来，吹去浮灰，热气腾腾地掰开，特有的香味就满屋弥散。他撕下一块放进嘴里，下颌一撇，一撮地“咬”着，口中还念念有词：“咬春咬春，风调雨顺；咬春咬春，黄土生金。”

后来的日子，我家数次搬迁，但咬春的习俗一直恪守。后来，生活一年比一年好，咬春的餐桌上多了鸡鸭鱼肉、生猛海鲜，但母亲烹炒的韭菜、蒜苗仍备受青睐。

前年立春，我去市里看望表兄，临近中午，他点着手机说：“今天立春，咱不在家做菜了，要一套咬春外卖。”不多时，一个大纸盒送到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整齐码放着快餐盒，除了两大摞春饼，有酱肘花、京酱肉丝、松仁肚条、手撕鸡肉以及葱丝、粉丝、豆芽、萝卜条、甜面酱等。

立春之日食春饼的习俗古已有之。饱餐之后，我不由感慨，从古至今，从乡间到城市，咬春的习俗代代沿袭，传承至今，也融入了越来越多的时代气息。一个“咬”字，质朴亲切、生趣盎然。人们在对脆嫩鲜香的品味中，“咬”出了新一年的序曲，“咬”出了甜美的希望，“咬”出了幸福的祈愿，“咬”出了生机勃发的大美春光。

睡着的树

陈俊秋(四川)

北风轻柔地唱着温婉的小夜曲，连哄带骗地催着树们睡觉了，树哪里经得起诱惑，打着瞌睡，头一顿一顿的。

回老家与亲人们团聚是已成习惯的。清晨，乘车在露水中行一程，东绕西拐地上了崎岖的乡间小路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被雪润湿的泥巴路。等看到几缕炊烟冉冉，几只鸡懒散地踱步，再往前走几步，便遇上亲人们喜笑颜开的脸庞，浓厚的烟火气从热情的拥抱中漫出来，温暖了冷清的冬日。

下午饭后，老人们唠的家常于孩子而言是无味的，表弟忽然仰脸，天真地问了句什么，姨板着脸要训斥，又被奶奶拦下，她乐呵呵地抱过孩子，摸着他的小脑瓜温柔地回应着。

此时已接近黄昏，我溜到院子里，倚着那棵老树坐下。太阳破开来，是流心馅的，火红的霞光流淌着，倾泻在老树巨大、盘曲却光秃秃的树干上，北风推搡着它，吵着要和它玩耍。我看着眼，忆起那个矮小的老人。

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……”曾经，说话含糊不清的黄毛丫头跟着戴黑框老花镜的老人念宋词，一起坐在一棵粗壮的树下。树叶茂盛地生长过了，尚未

凋落，密密地斜织着，黄褐色一片。他手持书本，微微仰面，脸上千万道沟壑颇有几分庄重，眼睛微微眯起，目光透过镜片直射向远方。他开口的时候，脖子上柔软无力的皮肤被下巴牵动，树皮般皱着。他又喃喃念道：

“世事漫随流水……”“算来一梦浮生”黄毛丫头抢答道，伸手捂住他的嘴，“来和我玩吧！”他闻言只是笑。

稀疏的树叶被北风吹得摇曳出声，恍若梦醒，我看到霞光渐渐消散了。老树是不会像其它树一样沙沙作响的，它没有树叶，就像爷爷没有了牙；它老了，它很安静，似乎在沉思，就像爷爷对生命的坦然的思考。

我想起表弟问的那句话：“为什么桌上要多摆一双碗筷？”大人们应是无言的，奶奶的笑里应是痛的。北风带走了爷爷的生命，树枯了，我们也哭了。

后来的一个冬日，我站在窗前看大雪纷扬。家乡地处盆地，夏天难见星河，冬日难得大雪，但今天却看到了，我呆呆地想。然后就接到消息，说是院里那棵老树倒了，“轰”地一声，长眠于大雪中。

我经久无言，只有那句“流光容易把人抛……”浮上心头。